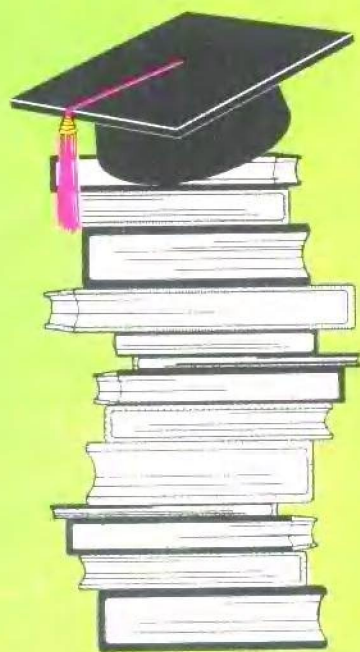


21

世纪

吴建中

图书馆展望——访谈录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1世纪图书馆展望

—— 访 谈 录

吴建中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1 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

吴建中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 2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昆山联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字数 140 000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 001—7 000

ISBN 7 - 5439 - 0974 - X/Z · 790

定价: 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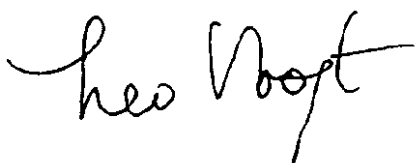
It i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volume that is before you now. Mr. Wu deserves great praise for bringing together this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odern library profession – ranging from preservation to management and from acquisitions policy to document delivery.

Mr. Wu's approach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By having thes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nternational library leaders in Austral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ance and others, he has succeeded in bringing to the fore the elements that concern the present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brary professionals.

IFLA, being concerned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all fields of library activity, is very pleased that these international views now become available to readers all over China. Since this book will be presented during the 62nd General IFLA Conference in Beijing (August 1996), it i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this meeting is intended to contribute to the reverse process: namely, making professionals from abroad aware of the developments in China.

This collection form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e adage "the sum is more than the collection of its constituent parts". As a whole, this book puts before you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a group of leading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Their views, in turn, are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 careers and in these interviews they share their combined experiences with their Chinese colleagues.

I consider this work to be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in our field in Chinese. I commend it to every librarian and information specialist that is active in our field and wants to broaden hi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horiz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Leo Voogt".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the first name "Leo" and last name "Voogt"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Leo Voogt
Secretary General IFLA
1 July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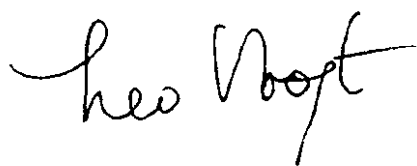
我为该书的顺利出版而感到高兴。吴先生编纂的这部“访谈录”，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各个侧面——从文献保护到科学管理，从采访政策到文献传递等诸多方面。

吴先生这一编纂方式别具一格，用非常精炼的语言，与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国际图书馆界知名人士一起，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图书馆专业人员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国际图联——这个致力于在图书馆各个领域进行国际合作与相互理解的组织，将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国际性的观点能够在中国广大读者中得以传播。由于该书将在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北京：1996年8月）期间出版，所以我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让国外的图书馆员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该书乃属“总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句格言的最好例证。就世界各国图书馆界感兴趣的问题，该书给中国图书馆界人士提供了国际图书馆专业带头人的许多新观点。这些新观点都是专家们长期工作经验之精华，通过对话的形式，与中国的同行共享他们的经验。

我把该书的出版看作是现存专业文献中文版的重要补充。我愉快地把它推荐给每一位积极为我们的事业作出贡献，力争在国内或国际舞台上施展才华的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秘书长 利奥·福赫德
1996年7月1日于上海

中外專家集思廣
益共同繁榮國情
事業

杜克

序 言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信息时代,而且面临世纪之交。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都有了迅速的发展,人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 21 世纪,谈论着未来,其中包括图书馆的未来。由于谈论的对象是未来,所以预测成分很重。你这样设想,我那样估计,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各种意见都有,其中有不完善的,也会有错误的,这是难免的。由于对图书馆未来的讨论具有世界性,有些问题已在国外开始研究,甚至有些新的设想、发明和技术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验,并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践。一般来讲,科学技术与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展较快,而发展中国家则较慢,如果我们能同国外的同行进行交流和讨论,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对我们展望未来都会是有益的。因此,当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吴建中博士向我透露他拟采取对话形式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探讨图书馆未来的计划时,我非常赞同并表示支持。因为我觉得开展这种专题系列的讨论,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图书馆变革和对其发展的战略思考,都将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吴建中博士交往甚广,思想开拓,热爱图书馆事业,为开展“对话”具备了极好的条件。很快我们就有幸在上海《图书馆杂志》上陆续看到了“对话”系列文章。吴建中博士与参加“对话”的中外专家、学者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好事,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也表示感谢。十几篇“对话”我均一一看过,虽然各篇讨论的主题不完全相同,有的从总体上探讨图书馆的未来,有的从局部研究未来图书馆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具体问题;有与国外专家、学者的

交流,也有与国内同行的探讨,但是讨论的主题都抓住了当前图书馆研究的热点,是人们关心的、具有关键性的重要问题,对于人们了解未来的图书馆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都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吴建中博士的提问很有针对性,基本上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而“对话”的另一方的回答和见解也很有预见性和说服力,因为他们不仅具有高深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对话”内容比较新颖,切合实际,各有中心,各具特色,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主要原因。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几乎所有参与“对话”学者都认为图书馆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但要求更高,需要新的理论、观念、方法和技术来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适应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和激烈变化,难以满足未来图书馆的需求,最终将被时代所淘汰。我很赞同“对话”的基调。

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将导致图书馆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决定着图书馆发展的水平,历史和现状都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未来图书馆的目标和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达到目标和需求的时间和进度上却存在差异。前者决定了我们研究、预测和讨论未来图书馆的必要性;后者决定了彼此存在的差异,不能同步和照搬的特殊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讲,只能加快图书馆技术和服务、性质与功能变革的步伐,但不能脱离自己现存的社会和技术环境,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计划和经验,在我们尚未普遍实现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的情况下去建设虚拟图书馆,那是不现实的。当电脑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时,人们可以不需要经常去图书馆,即可在自己家中获得所需信息。但是,当多数家庭尚未普及电脑前,图书馆的电脑和终端则仍是人们存取信息与知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如果我们对未来图书馆,对虚拟图书馆(或称电子图书馆),对信息高速公路等的目标、作用与要求有所认识和

了解,现在就打好基础,创造条件,把握好改革的方向以及培养人才,对制订发展战略规划将大有好处。我们既不能对未来采取虚无主义,也不能对现实采取脱离实际的态度。正如史蒂尔教授所说:“在一些通讯网络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图书馆仍然会在较长的时期里保持原来的那种形象。但是,人们利用信息的方式和手段将会出现极大的变化,尤其是那些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地方……”。从现代图书馆到未来图书馆之间,同样也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过渡期可能会短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过渡期则会更长一些。在我们中国,一些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图书馆,在利用信息的方式和手段上将会较早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们可能在信息的存取和管理上先“富起来”!因此,我们在图书馆变革上,既应是不断变革论者,也应是阶段变革论者;既要展望未来,研究图书馆的未来,也要立足当前,打好基础。正如戈曼博士在说到中国图书馆资源共享发展需要做些什么时所说:“我认为现在首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为今后资源共享的发展事业铺平道路”。人们展望未来是为了明确方向和目标,立足当前是使我们脚踏实地、分阶段地不断向前迈进,关键是现在应当做些什么和如何做好的问题。“对话”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对此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人们需要信息,同时也需要知识,知识虽然也是一种信息,但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图书馆应当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和知识需求,既具有传递信息的情报功能,又具有传授知识的教育功能。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需要的信息,发挥情报和教育双重功能。传播知识教育人们的功能对于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尤为重要。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不仅通过馆藏资源向读者传播知识,而且可通过图书馆员的帮助和引导使读者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由于图书馆员掌握各种文献载体及各类文献的性能和作用,了解使用它们的方法和技术,因此可以帮助和指导读者和用户如

何选择适应他们需要的文献,指导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引导他们如何获得所需要的情报,这就是图书馆教育作用的真正所在,这种作用在未来图书馆里也不会例外。图书馆在存取信息即储存与利用信息方面与其他信息产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但在通过传播知识教育人、培养人方面,图书馆又具有不同于其他信息产业部门的独特要求和功能。为此,我们既不能将图书馆与其他信息产业部门隔开,也不能将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具有共同的功能,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殊作用,否则就不会存在许多不同的信息部门了。不论是未来图书馆或是现在的图书馆都离不开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两个基本要素。即使是高技术武装的虚拟图书馆也离不开为用户服务。尽管服务的方式与手段会有变化,但是它们的服务本质是不会变的。这种服务不仅指指导、帮助读者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包括能告诉他们什么信息和知识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未来图书馆员的作用将会更大,对他们的要求也会更高,不是未来图书馆是否需要我们,而是我们能否适应未来图书馆。“对话”给予我们很大的启迪,值得我们读一读,加以认真研究并参与讨论,特别是那些当前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我想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对于那些“对话”尚未涉及的一些未来图书馆的问题,也有赖于大家继续讨论。

陈 誉

1996年5月10日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主持人的话

有人问我,和国外图书馆相比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想这不是用几个数字就可以回答的问题。电脑和通讯技术的结合所带来的信息传播的便利,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当一个新的事物在 A 国出现后,不久就可能很快地流传到 B 国或者 C 国,而不论其接受能力如何。硬件的价格越来越便宜,那么是否把这些机器买来,然后安装上去就算是现代化了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是在比发达国家慢数拍的不同环境下接受同一事物的,在对该事物的认识上、反应上以及实践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80 年代,我们介绍、宣传过国外图书馆的电脑化和自动化,没有跟上去,前些时候信息高速公路热了一阵子,不久也冷了下来,还是跟不上,差距太大了。电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1994 年 6 月我赴香港访问时,在 Internet(互联网络)上还只看到 Gopher,同年 12 月在台湾访问时已经看到 WWW,但只是一些演示,而 1995 年随中国电子图书馆考察团访问北美,看到 WWW 的应用已经遍及到各个角落,差不多每到之处图书馆都向我们演示他们的 Homepage(起始页)以及他们各自对网络的贡献。可以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图书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成果,一直走在社会发展的前沿。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就很大。我觉得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把握现代化图书馆管理的特点和趋势,深层次、多角度地研究图书馆未来发展战略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到日本、香港以及台湾等地,

参观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图书馆,结识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想、心得用某种形式写下来。两年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科林·史蒂尔先生来我馆访问时,他对上海图书馆新馆电脑系统的选型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我想如果把这一谈话内容整理出来,想必对国内的同行一定很有帮助。于是,我根据当时的记录,归纳了8个问题,再写信向科林·史蒂尔先生请教,同时与他谈了想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这一对话的设想。他很愉快地答应了我的邀请,并很认真地从理论的高度一一作了回答。这样,第一篇“对话”就诞生在《图书馆杂志》1995年第3期上。“对话”发表以后,华东师范大学陈誉教授和《图书馆杂志》副主编张贤俭先生鼓励我继续撰写下去,形成一个系列。就这样,我根据图书馆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设计了一个框架,内容涉及公共图书馆服务、社区与图书馆、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文献保护、知识产权、图书馆管理、情报检索语言、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等问题。我所访问的对象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学术带头人。这些专家、教授往往都很忙,有的担任馆长,有的担任系主任,有的正忙于著书立传,有的正投入重大项目的研究与开发,但还是从百忙之中抽空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空军政治学院的张琪玉教授虽然患病卧床,仍积极参与“对话”,而且非常认真仔细地对文稿逐字逐句地修改。“对话”栏目开出以后,吸引了不少热心读者的参与,其中有知名专家、教授,也有第一线工作的图书馆同行,他们围绕“对话”中的一、两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有赞同的,有商榷的,也有批评的。总而言之,他们普遍反映“对话”针对性强,很多都是大家希望了解的问题,对我国图书馆发展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我拜读了他们写的评论,很受启发,有些观点更有深度,更加精彩。现把这些评论文章(已征得作者同意)与“对话”一齐发表,可以使有关图书馆未来的讨论更加

充实,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多彩。此外,采访活动之所以比较顺利,这和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和手段是分不开的,我和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几乎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进行的,很多提问在当天就得到了答复,如果没有这样高效率的通讯方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对话”是绝对不可能的。

与这些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每次采访前我都要准备一份提问清单,在准备提问清单时所下的功夫不比整理对话内容轻松。为了抓住关键,找准问题,在准备提问内容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通过对话交流,从这些专家、教授那里获得了不少新的信息,增长了许多新的知识。同时,从读者来信中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采访专家、教授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请教有关图书馆未来的问题,而出版这本系列“对话”的目的是抛砖引玉,以吸引更多的图书馆界、情报界同仁一起参与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图书馆未来发展战略的大讨论。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图书馆杂志》编辑部张贤俭、方子丽、王宗义、曹慧雯等同志的热情指点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由于时间仓促,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恳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吴建中

1996年5月26日于上海图书馆

目 次

序言	(1)
主持人的话	(5)
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做一名踏浪者	(1)
公共图书馆是市民的第二起居室	(11)
保护文化遗产、抢救文献资源	(25)
有偿还是无偿	(34)
图书馆与知识产权	(45)
信息服务的价值和效益	(56)
适应变化、面向未来的“冻结模式”	(69)
社区是与阅读有关的生活圈	(79)
情报检索语言的发展趋势	(90)
从人工语言到自然语言	(105)
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	(116)
电子环境下资源共享发展的模式	(126)
寻求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136)
迎接未来教育领先	(146)

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做一名踏浪者

我们实际需要的是那些知道什么数据库可以截取下来,什么资料可以上网,以及掌握进入全球信息资源的钥匙的人。同时,图书馆员必须善于与网络专家和软件开发专家合作,以提供更好的存取信息的规则和技巧。

—— C.R. 史蒂尔(澳大利亚)

C. R. 史蒂尔(Colin Robert Steele):1944年生。曾就读于利物浦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0年起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学术通信的变革》等10部著作和300多篇论文。1980年获得西班牙依莎贝尔女皇爵士勋章。

通讯地址: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y, CANBERRA, ACT 0200 Australia.

Tel. +61-6-2495111;

Fax +61-6-2490058

E-mail:COLIN.STEELE@ANU.EDU.
AU

吴：在 70 年代，我们中大多数人对兰开斯特（Frederick Wilfred Lancaster）教授所描绘的无纸化社会可能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情，而今天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近无纸化社会的边缘。

史：是的。由电脑和通讯的结合触发的这场技术革命正在不断产生着强大的威力。当 Internet（互联网络）神奇地将全世界的电脑都串联起来的时候，奇迹便不断发生，新事物接踵而来。以致我们来不及消化刚刚从眼前过去的东西时，新的东西又来了。

吴：我也有同样的感受。1992 年，我遇到一位来上海讲学的美国图书馆同行，她告诉我美国正在流行一种叫做 Gopher 的网络服务系统，它使用户在不知道电子地址和 ftp（文件传输协定）节点的情况下，可以像金花鼠那样广泛浏览全网络资源。可是两年不到，它已经显得过时了。1994 年，在香港和台湾，我们看到 WWW（全球网服务系统）在图书馆已经相当普及。通过一种叫做 Mosaic 的软件，既可以传输文字，也可以传输图象、声音以及电影录象等多媒体信息。目前，它的应用量已凌驾于 Gopher 之上。

史：可是，最近又推出了功能更新更强的网络服务软件，Netscape。

吴：现在在图书馆界流行着一种叫做“虚拟图书馆（virtual library）”的说法，史蒂尔馆长，你能否给我们谈一谈什么叫“虚拟图书馆”？

史：所谓“虚拟图书馆”，实际上就是指电子图书馆(electronic library)。现代科学技术使得个人电脑和微机工作站能够直接与 Internet 联网并不断推出新的服务功能，用户不仅可以在图书馆，而且可以在他们的书桌前，通过电脑屏幕漫游全球，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寻觅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吴：有趣的是，在一本名为《虚拟公司：重整结构，注入活力，迎接 21 世纪》(The Virtual Corporation: Structuring and Revitalizing the Corpor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的书中，作者达维多(W. H. Davidow)和马隆(M. S. Marlon)给虚拟下了这样的定义，即“以前清楚地界定的各种结构，现在界限开始模糊了，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事物，开始不断发生变化”。他们认为，这种虚拟企业，轮廓并不那么清晰，时而是公司，时而是供应商，时而是顾客。从内部看，这种公司没有定型，传统的办事处、部门、营业处经常按需要进行改组，工作职责经常变动，权力界限也经常变化。我想，这本书对我们图书馆同样很有启发。也许可以这样说，图书馆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图书馆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发生激烈的变化。构成图书馆的三要素即资料、人员和馆舍现在看来都要重新定义。

史：我同意你的说法。今天的图书馆，无论是大学的、专门的、还是公共的，正在经受着一场新的考验。图书馆员不妨问问自己，“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为谁服务？服务的效果怎么样？”总之，我们现在需要